

## 如何认定 Chinese pidgin English

周 振鹤

内田庆市在《或问》第九期上有篇文章，对 pidgin English 的认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很有启发意义。内田认为 pidgin English 必须是“通过语言接触产生的，使用‘有限的词汇和语音’的，受到母语影响的与把对方语言的规范语法结构简单化的”语言，这大体上没有错。

自然，从语法中的句法与英语的不同来判断中国式的 pidgin English 是很正确，也是比较简单的办法，这是今人最直观的判断方式。任何人都会认出 Long time no see you 与 You want how much 肯定是 pidgin English。因为这些句子里所用的是中国式的句法，一眼而知是受到母语影响的。其实不但是句法，从词法上也很容易辨认出 pidgin English 来。我可以举个例子。如形容词的比较级与最高级在中国式的 pidgin English 里，是以形容词原形加上嘍(实即 more)与稔巴温(实即 number one)来表示的。如长叫“郎”(long)，更长叫“嘍郎”(more long)，最长叫“稔巴温郎”(number one long)，这个规则见于同治元年(1862)出版的《英语集全》卷四第十二叶正面眉批，不过当时称 pidgin English 为广东番话。但是还要补充一点，这种结构似乎并不简单化，反而有点复杂化了。因为正规英语单音节形容词只要词尾加上(或变成)-er 与 -est，就能表示比较级与最高级，而中国式 pidgin English 不管单、复音节都要在前面加上修饰词，似更麻烦。但这种麻烦乃不得已之举，因为汉语无屈折变化也。

语法的不同是很容易辨认出是否 pidgin English 的，但从语音方面的确是比较难以说清楚是正规英语的音译还是 pidgin English 的不正确发音的。以内田之意见，如些林，士猎，士咩厘，边臣，叭咧等应分别是 sell, sleep, smell, pencil, bread 的音译，否则怎么解释可口可乐、咖啡、的士、巴士这些译法呢，难道它们“都是 pidgin English 吗？”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如果就单个词而言，的确是不容易辨别其为音译其为 pidgin English 读法的。不过在广东番话(即早期中国式的 pidgin English)盛行的咸丰同治年间，对于到底是音译还是 pidgin English 的发音，当时人还是有认识的。仍以《英语集全》为例。在刊载广东番话的形容词规则的同叶上，记载“大”的正式读音为“罉柱”，这可以视为其音译，书眉上却注明：“广东番话罉治”；又记 small 的读音为“士嘍厘”，而眉批注“士孖罉”。说明两种发音还是有别。用汉字注音本来就难以准确，但从这两个例子还是可以发现，广东番话的音强调的是更像汉语的音节，而正规读法的注音则暗示以上这两个词的末尾是辅音而不是一个音节(当然注上汉字无论如何还是一个音节)。

如果说以上两个例子还不典型,那么同卷第二叶反面的例子则更有代表性:“九十”音读“乃吾地”,“广东番话曰坭地”;“一百”音读“温痕地列”,“广东番话曰温痕顿”。又卷五第四十五叶正面,give 正规读音为“基乎”,“广东番话刮”。可见正规发音更像是拼读,而广东番话则是简省的大致模仿。这种注释说明当时人对英语单词的正式读音与 pidgin English 读音的差异是清楚的,并不是所有发音都可以被当成音译的,有的词是明显的 pidgin English 发音而不是音译。例如更典型的就是许多以-ll 结尾的词,多加上-um,以便发音,如卷五第十一叶正面,call 正规读“哥厘”,“广东番话歌林”(按:“林”的粤音为 lum),kill 正规读“骥厘”,“广东番话其林”(五十七叶正面)。上面所引内田例子中的“些林”就是这一类词,可以肯定是 pidgin English 的读法。或者说,pidgin English 为了更适合中国人(或曰当时的广东人)的发音,而使英语单词的发音发生了比较明显的畸变。“些林”一类可以算是典型的例子。

但是不管如何,用汉字来注明英语单词读音的,在大部分情况下并不分正规音读与 pidgin English 读音,说明二者虽有区别,但不是主要问题,与语法上两者的区别相比小多了。但我们仍不能因此就说,《红毛番话》这类书里的汉字注音全部都是音译,至少其中是有些当时人认为的 pidgin English 的发音的。只是说到底以一个单词的发音来分辨其是否是 pidgin English,意义其实不大,所以不必穷究。

回头说到上引的可口可乐等四个例子。其实这些例子各有不同的情况,可口可乐是变形或便宜(不是指物价低,而是指其原义:方便)的近似音译,或者说是谐音译法,为的是朗朗上口与符合中国人的口味,其实该译法与英语原音是有较大距离的,严格说来不能算是纯粹的音译。至于巴士则是普通话音译,的士是广东话音译,咖啡也许是上海话音译。这些例子并不能反驳即使在单词方面,其实也有 pidgin English 发音与正规发音(可以拿来作音译)的区别的。

如果宽泛点说,英语单词的 pidgin English 发音是否可以看成是把英语语音也中国化了的作法呢?我想可以。但是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音译,一种很粗糙的音译,粗糙到连咸同治年间懂正规英语的人也说它是洋泾浜英语。

还有一点并非不重要,那就是 pidgin English 基本上是一种用来讲而不是用来写的混合语。早期的中国式 pidgin English 教材都是用中文写出的,像《英话注解》这样的书已经是懂英语的人所写的,所以才将 pidgin English 句子用英语单词转写出来,而且当成正规英语来教。至于《英语集全》是精通英语的人所写,里头的大量广东番话的句子与词语就全用汉字写成,从未改写成英语。更退一步说,如《红毛番话》这样的书从整体上看是洋泾浜英语的教材,既然它所教的句子都是洋泾浜式的,那么它的单词发音从根本上来讲就不会是正规英语,但其中许多词与正规英语的发音相仿是则是自然的,因为发音总归要尽量像才会让洋人听懂。要知道我们在听非母语时,最先抓住的就是关键词,而不是语法。语法怎样蹩脚,只要关键词听懂,再加上比比划划,也就差不多,这也是 business English 的最主要特点。